

## 春卷

□冯志军

只要能拿着剪刀挑荠菜了，就知道——春，已不远了！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人们时兴赶集，起个大早到城里或买或卖。小孩儿要吃菜，不用买，挎个竹篮带把剪刀出门就可，马兰、地葱、艾草……只要春一萌动，土地便哗啦啦地豁开口子，什么都有。

过年前，天气将暖未暖，挑个太阳很亮的天儿，拿上剪子挎着篮子去田里晃悠吧。稻草根子经了一整个冬，露出颓败的黄褐，蒿儿吧唧要烂在水田里。有鸟呼啦啦地掠过，啄食着残存的谷粒儿。风不大，但镰刀一样割得人脸上生疼，没多久，鼻涕眼泪一起下来了，可一想到荠菜的香，这点冷算什么？田埂上是另一番葱郁，贴着地面的草们东一丛西一簇长了出来，长长的一溜绿横亘在广袤的黑褐中，像小姑娘头上飘着的绿丝带，柔软轻细，一蹦一跳荡漾在冬末春初的日光里。这样的田埂上，要细细瞧，才能发现荠菜！

刚长出不久的荠菜嫩绿的，叶梗呈发散状一条条匍匐着，紧贴住地面，像人动了情，一口一口深深闻着土地的体香，在春离开前，把春深深吸吮进心窝里。渐渐地，荠菜便有了心事，中间的嫩叶迟迟不愿张开，透着淡淡的紫，矮矮地、俏生生地立着。只需找到一颗荠菜，蹲着有半天可挑，荠菜一株挨一株长，密集处甚至一群叠一群，“市面”纷扰喧闹。农村人挑荠菜有讲究，一个剪子对着根下去，戳进软软的黑土里，咔嚓一下简单干脆，再抖抖土，没多久，荠菜就盛满了篮。无需柳足劲儿比比谁挑得又快又多，结果不重要，有一点被默许地传了下来——绝不在同一个地方把

荠菜挑光，靠山吃山靠田吃田，老天爷给的，哪能不善待？！农村人质朴的生活经验中，含着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智慧。开春三四月，荠菜中间开出白白的小花，不多时就结籽儿了，薄薄一片顶在长梗上摇头晃脑。没多久，籽儿都下到土里去了，这是荠菜长成堆的原因。

现代人聪明，瞅准时间抓把籽儿一撒，来年的荠菜随你怎么吃——裹春卷、炒年糕、炒笋丝……更有甚者，往大棚里撒籽儿，十月左右，荠菜一茬儿一茬儿地收，挑到城里，行情俏。

如今，鲜有挑荠菜的时间和心情，连走上田埂沾一脚湿土也成了奢侈。老人家记着我从小爱这口吃食，每逢春节前，买了面皮，把冬笋、香干和荠菜一起炒了包春卷。我住高楼，不入厨房，四肢五官皆退化，但每次有荠菜，只需动动鼻子，就可知是大棚里的还是来自记忆中那广袤的田野的。过年回老家，大清早，堂姐夫顶着霜雪去田里挑荠菜，看我大呼小叫拿起刚从油锅里捞出的春卷，嘶哈嘶哈叫着狂吃，他们看得欢喜，炸了一盆又一盆。

春卷是江浙一带春节前后的时令佳品，又叫春饼、薄饼，皮薄酥脆，蘸醋吃更香。如今只要愿意，不分时令和地点，都能吃到。令人咋舌的是，居然衍生出海鲜春卷、香草鱼春卷、意面春卷……相比，我更愿吃只包着荠菜冬笋的。

来，一起包春卷，卷住荠菜，也把整个春卷入面皮中，一口咬下，让身心和春的细碎美好撞个满怀。

## 荸荠的优雅

□一朵

一直觉得荸荠的登场是一件优雅的事情。

小时候，冬天暖暖的阳光下，来老家探亲的上海阿娘，右手握着一柄小巧的水果刀，左手翘着兰花指，捏着一粒算盘珠子一样赭红色的荸荠。水果刀轻轻一旋，荸荠脐落下，再把荸荠掉过头来轻轻一旋，荸荠蒂也滚落，最后水果刀贴着荸荠肉绕一圈，一条长长的一面红色一面白色的荸荠皮就削了下来，盘子里赫然出现一颗洁白如玉的荸荠，让人垂涎欲滴，却又舍不得吃。

若论“出身”，荸荠其实是一个“土妞”。从夏季荸荠田里矗立的一根根翠绿细长似小葱一样的荸荠茎开始，我们的眼睛就开始不停地瞄向那片荸荠田，看它细细的花穗在风中绽放。直到秋风乍起，荸荠茎萎黄伏地，跟我一样早已跃跃欲试的小伙伴们，会组成一个偷挖小团。用一把小铁锹，在荸荠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掀开被荸荠茎覆盖的泥土，挖出里面被泥土紧紧包裹着的荸荠：扁圆的小身子，几瓣尖尖嫩嫩的小芽，像一个俏皮羞涩的小姐，宛然可喜。从此，潘多拉的魔盒打开，荸荠田就像一块酝酿了半年之久的魔法田，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掏出大珠小珠。那确实是我们童年清贫生活中弥足珍贵的宝库。温暖的午后，洗好的荸荠放在一个大脸盆里，一个个暗红发亮，顿时让我们有了一种少有的富足。晒着太阳啃荸荠，鲜嫩、多汁、甜美、清香，那感觉美好得无与伦比。荸荠削皮后那洁白晶莹的样子、细腻爽滑的口感，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令人口齿

生津。

我小时候分不清它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。直到那一次，上海阿娘优雅地坐在太阳底下，翘着兰花指削出了一盘荸荠，再把荸荠在精美的盘子里垒成一座“宝塔”，然后淋上淡黄色香喷喷的蜂蜜橙汁，被端上了招待新娘子的宴席。那一刻，我无比确信：无论它是水果还是蔬菜，它看上去就是那么优雅。

所以，当我成年以后，特别是成为母亲以后，我总喜欢把荸荠搭配在各种时令肉蔬中。荸荠丁清脆香甜的口感和晶莹剔透的质感能使肉片更鲜美，能让虾仁更滑嫩，也能让青豆胡萝卜等各种颜色的蔬菜焕发出异常的鲜香和生机，它在一盘小菜的色、香、味中释放了全部的优雅。记得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祖母做的“菜卤烤荸荠”，据说那是荸荠最古老而经典的吃法。那时候家里还种有另一种叫“茨菇”的东西，跟荸荠一样，也是长在地下，也是在冬天从泥底下挖出来。把这两样食物一起放进大灶锅里用咸菜卤烤煮，那迷人的香气能悠悠地飘出厨房，氤氲着整个堂屋，咸香中带着荸荠的清甜，带着茨菇的浓郁。黑色的荸荠翘着一个个“冲天辫”，黄白色的茨菇翘着一根根的“长尾巴”，摆放在盘子里相映成趣，煞是好看，荸荠脆脆嫩嫩，茨菇粉粉糯糯，老少皆宜，回味无穷。

吃荸荠，享受它的美味，回味旧时的富足和快乐，感受清贫日子里的优雅，或许，这些都是我喜欢荸荠的理由吧。人间烟火，它总是温暖的。

第7165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